

等值原则：全球经济的基础

阿尔诺·彼特

内 容 提 要

经济史的开端·人类生产自需的食品·人类固定住所·从交换过渡到交易·固定职业的产生·民族经济的发端·服务行业进入生活·一切物品和价值都可以购买·贸易带来战争和盗窃·世界上每天有四万人饿毙·每三人中有一人失业·投机充斥货币流通过程·贫困和财富无限生长·世界市场的价格成为剥削的杠杆·工业品的价值被过分高估·民族经济时代的终结·市场经济以民族经济告终·非等值经济的原则·全球经济超越民族经济·民族经济的一种出路·“非等值经济”图解·“等值经济”图解·图解的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等值·市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致富不是经济的组成部分·牟利的欲望消灭需求的满足·天然自信和个人主义·天然需求和贪得无厌·战争的起源·等值经济原则·贫困和富足相辅相成·一切民族国家掠夺成性的基本行为·公众利益禁止发财致富·作为一种封闭流程的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现象的经济·作为一门自主科学的经济·自我负责但与国家融为一体的经济·经济是历史的基础·经济的盟主地位·致富是经济的惟一动力·公众意识和友爱的

末日·作为一种希望的等值经济·等值原则只能在全球层次上实现·缺乏价值的绝对尺度·传统经济创造了劳动价值理论·等值原则的历史地位·非等值经济分割劳动价值·价格不由劳动价值决定·价格相同不表明价值相同·口头承认等值原则没有任何价值·劳动是价值的成因和衡量的尺度·价值的尺度是不变的·奴隶制和雇佣劳动是逐渐区分的·生产手段是累积的劳动·利润与劳动价值论是相容的“生存工资”模糊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必须是绝对的、客观的·劳动要求得到完整的报酬·等值原则与价值理论的结合·剩余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历史驳斥有关未来的观念·历史上所有的传统观点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重新定义历史分期·历史不是历史事件的堆积·历史也不是众多文化的共存·没有自然规律基础的历史发展·历史是各发展进程的集合体·分裂是没落的表现·是社会改革还是共产主义·强加于市场经济的主导型经济·共产主义没有孕育出等值经济·减少但没有消灭剥削·劳动时间是衡量工资的尺度·简单劳动与差异劳动·工资问题是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经典作家的价值理论不是结论·恢复等值经济·工资只应由劳动时间决定·与劳动时间相适应的报酬·等值原则要求以劳动时间计算的工资·企业家的活动也要以劳动时间计算·土地和不动产是公共财产·计算机根据需要控制生产·工业产品与天然产品的价格关系·全世界人民的权利平等·工业化是全世界人民的工作·世界工业化是可以避免的·向等值原则靠拢·（生态）保护的本能反对致富欲·等值经济能够逐步达到·立刻战胜饥饿和贫困是可能的·贸易、战争和盗窃的终结

如同当今世界任何其他现象一样，经济只能是其自身演变的结果。它建立在所有前辈们劳动的基础之上，并必然是后辈们生存的基础。因此，同技术、政治、法权、道德、科学和艺术一样，经济

以多种方式与它的历史进程相联系，受其影响并由其创造。由此，人类进化的每个阶段都与一种特定的经济相对应。为了回答诸如我们今天的经济是否组织得合理、当今大量经济理论及其实践是否顺应当今时代等问题，我们必须从经济这一特殊角度来审视人类的发展。

如果我们认为，经济是一切从事满足基本需求的活动和机构的综合，我们的经济则起源于八十万年前。头一批原始工具被制造出来之时。在那时之前，人类同与其共处的自然界的野兽没有区别，而那时以后，人类开始改造所遇到的物品和原料，使其成为于己有用的东西，以劳动改造自然开创了经济的历史。观察的才能、体力和手工技能使人类很快拥有了有序的活动。现有的考古成果表明，那个遥远时期的经济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自身生存的需要。

随着工具的完善，出现了家庭内部、部落内部最初的分工。除了刀子、绞具、锛子、缝衣针，又有了鱼钩、长矛、渔叉、弓和箭。男人成为了猎人，女人收集浆果、果仁、块茎和水果，并照顾幼儿。这一家庭内部分工的阶段起始于约八万年前，那时人们开始制作皮衣，为在严酷的天气中保护自己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大约一万二千年以前，驯养牲畜和农业的发明开创了经济史的一个新阶段。人类开始生产自己的食品，从而对大自然有了更大的独立性。这时，人类已不仅仅依赖自然的施与。他们播种所需果实的种子：大麦、小麦、豌豆、扁豆等等。他们的食品的丰歉程度，已不再如以往那样日日变迁，而扩大为随收获期而变了。生存变得更有保障。为保存储备和为自己，人们修建茅屋和房舍，过上了定居生活。同类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他们用多余的食品同他人交换诸如火石、红铜、青铜、土制器皿等其他产品。村落出现了。他们的经济活动集中在满足家庭和部落的生活必需品上面。工具和武器为个人所有，土地是公共财产。产品的交换仍限于在

生产者之间进行。

有保障的食品和固定村落的出现使人口得以增加。生产和消费多样化了。人们开始希望得到更远处的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开始进行远距离的交换。这就有了运输、仓储和分配被交换产品的必要性。从事这些行当的，是那些因驯养业的出现而使狩猎活动失去意义的猎人。作为生产者的代理人，他们把产品带给消费者，换取其他产品，并把它们交还给生产者。在这之后，他们改为自己出钱向生产者购买产品，然后交给消费者，从而得到比提供运输、仓储和分配等劳务更多的收益。与此同时，他们承担了因商品变质、被窃或长久等待买主而带来的风险。在只有很少的公社进步到专事农业和畜牧业的情况下，从交换到交易的这种转变开始于约七千年前。与此同时，出现了武士职业。他们的任务是征服和掳掠其他部落，保护亲戚和本部落的给养免遭其他部落的征服和掳掠。有证据表明，在此之前，当发生部落间的争斗和掳掠时，相关部落的男人都得参加战斗。职业武士如同商人一样，是不参加任何生产活动的。这些职业是在最初的村落扩大为城市和城邦时才出现的。

五千多年前，这个由贸易和战争缔造的新的经济秩序已经在如此大的居民群中确立，以致我们可以说这是新的“民族经济”时代的起源，它慢慢地把“方土经济”抛到了一边。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把“民族”看作是一个以其特有的方式和专有的方向历史地成长起来的国家实体。这样，我们就把所有超越了地方性自给自足范围的集体都包括了进来。从五千年前城邦形成到今天，这些集体就以其特性和结构持续存在着。

约公元前三千年，当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红河流域集结了更多的人群，以征服河流、利用水资源时，开始了这一“民族经济”的新时代。通过修筑堤坝和开凿运河，人们把贫瘠的土地改造成肥沃的田野和花园。在这种集

体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了相互依存和集体力量的观念。人们懂得了只有依靠坚定的义务才能完成艰巨的任务，个人的长期生存只能通过持久的活动才能得到保障。为此，为了在有组织的集体中获得更大的保障，人们放弃了天赐的自由。日益增长的劳动分工改善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新的职业诞生了。人们给所有的物品及其制造者命名。杠杆和轮子使力量倍增。商品交换和贸易导致定期的流通。人们建造了坚固的航船。人类的行为实现了从本能向理智的转换，进入了这一进程的最后阶段。冶金业的出现为加工技术开辟了道路。书写术使人类经验成为可传播、可积累，并可继承的东西。历史变为可以留传的，人的创作可以不朽。贸易和土地的私人占有导致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秩序和主仆关系取代了人们之间原有的自由、平等和互助友爱的关系。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秩序的稳定因素出现了。人类社会变得愈来愈相互仇视，国家内部是权力和压迫，外部是战争、掠夺和征服，以及部落和人民相互之间的剥削。有组织的军事活动和经济活动取代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增长。贫富分化现象出现了。一切物品和财产的可交易性使人丧失了完整的人性：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胜利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人类的巨大创造的时代同时也是它自身最为屈辱的时代。

今天，在此公元第二个千年即将告终，第三个千年即将来临之际，回顾我们已经走过的五千年历程，我们发现，通过国家、帝国、王朝、宗教、社会制度的一切变迁，时间拥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占有财富和权力的欲望在把社会从“方土经济”带入“民族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贸易、战争和掠夺。从“方土经济”到“民族经济”的这一过渡，在少数文明发达的大河流域起始于五千年前，在欧洲南部起始于仅约三千年前，欧洲北部一千五百年前，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国家则起始于五百年前当欧洲列强殖民占领之时，最后是那些最偏僻的部落和村镇，它们仅仅在一百年或五十年前才开始了。

过渡。在整个“民族经济”时代存在“方土经济”的孤岛，在一个由统治民族组织起来的全球市场经济中，包涵着所有的家庭、种族、民族和国家。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民族经济结出了良好的果实吗？它能够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的基础吗？

行将结束的这个世纪给我们带来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科技成果。规模生产给许多人提供产品。以前，这些产品只能被为数不多的人所享用。交通和通讯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如果说一百年前需要由四个农民养活一个城市居民的话，现在，机械化、种植业和化工产品可以让一个农民养活二十五个人。尽管如此，稀缺现象、饥馑和贫困在地球上随处可见。十亿人享受了繁荣（其中的十分之一享受着富足），三十亿人陷于贫困之中，十亿多人忍饥挨饿。1945 年以来六亿人死于饥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十倍。在我们的粮库溢满，欧洲国家为使肥沃的土地休耕而发放补贴时，全世界每天有四万儿童夭折。富国也有贫困现象：在十二个欧盟国家里，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四的四千四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美国，贫困人口占白人总数的百分之十，占黑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也是在那里，富人愈来愈富。确切地说，在美国，在最近十年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同期百分之二十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十四。这表明，工业化国家里的两极分化正以同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一样的速度进行着。

全世界都紧迫需要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尽管如此，西欧有三千五百万失业者，全世界的失业人口达八点二亿，几乎为世界劳动力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全球日益集中的流动资本并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物质价值，它已经不是用来创造利润，而只是为了收取利息。最近六年，流动资本的总量翻了一番。现在，全世界每天有 1 万多亿美元之巨的资金易主，但因国际贸易而易主的只

占其中的百分之一（每天 100 亿美元），其余百分之九十九货币交易则纯粹是投机性的。1980 年以来各银行的海外资产翻了四番，从 18360 亿美元增加到 8 万多亿美元。与企业家的利润相比，利息的纯收入所占的比重从 1960 年的百分之七增加到近百分之六十。

在最富有国家里，人们的消费额是最贫困国家消费额的四百倍。也就是说，瑞士居民一天的消费比莫桑比克居民一年的消费还要多。然而，这还是平均值。富国大工业企业的经理们一天的收入高于穷国百姓一生的收入。企业主的收入更高：一位南非矿产主的年收入为二十亿美元，它相当于五百万乍得居民年总收入的三倍。

如果说经济的使命是通过合理组织劳动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我们就可以确认，我们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也不存在将来它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任何希望，因为它是建立在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从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政治殖民统治结束以来，两极分化却加剧了。而当时许多人曾经期望一个积极的转化。最近二十年中，世界人口中百分之二十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在世界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二点三下降到百分之一点四，与此同时，百分之二十最富有的人口所得的收入从占百分之七十四（1970 年）增加到占百分之八十三（1990 年）。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四千万。世界谷物的产量（平均每人每日九百六十四克）足可以使所有的人不必挨饿（每日需要量为七百五十克）。但是，在欧洲，百分之五十七的谷物被用作饲料，在美国则达到百分之七十。

要对穷国日益加剧的贫困和饥饿这一过失负责的，既不是日益增长的人口，也不是大自然或人类，而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在这一制度下，产品和服务不是按其价值，而是按世界的价格交换的，六十年代以来这一价格一直以有利于工业化国

家的趋势不断下跌。这样，二十年前巴西可以用一万五千袋咖啡买到的火车头，今天必须付出三倍的咖啡（四万六千袋）。在这二十年里，这种火车头的价值并没有增加，咖啡的价值也没有下降，只是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变了。价格决定了主要由工业化国家生产的工业品与主要由穷国生产天然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工业化国家里的生产迅速合理化应当使工业品的价格（与天然产品相比）更加便宜，就是说，与工业品相比，世界市场上天然产品的价格应当上涨。尽管如此，1990 年天然产品（原料和农产品）的价格比 1980 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一。其结果是，穷国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四十三（1980 年）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六（1990 年）。这既不是数量也不是价值的下降，而是世界市场上价格的下降。从政治殖民主义告终以来，价格成为了对欧洲外国家剥削的杠杆。

但是，不仅仅是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告终。五千年间世界经济中形成的民族经济也正在走向它的终点。世界正处在变成只有一个生存空间的时刻。我们正在开辟经济史的一个新时代——全球经济时代。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这个转变，是由最近一个半世纪科技成果造就的。汽车和飞机，遍布全球的公路和铁路网，使人们愈益接近；商品交换也变得愈来愈容易，愈来愈快捷。电力的发明使能源成为可输送的东西。石油、天然气、核能、水力和太阳能降低了世界商品的生产和运输的成本。由于有了构成世界网络的电话、无线电和电视，人们成了世界事物的即时见证人。一种语言将成为世界性语言，几种货币将在全世界流通。合理化和自动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具有自动再生产功能的电脑化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它能够以更少的劳动时间保障所有人的生存需求。然而，使全世界普遍获得这种保障的条件是，能够挑起这一重担的经济体制。直到今天仍然流行的民族经济和作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没有这种能力。改变这种经济体制使之适应全球经济需要的可能性存在吗？

下面，我们简略叙述一下近几个世纪中形成的民族经济的原则：

1. 经济追求的目标是本民族的繁荣；
2. 国家有义务对外通过关税、税收和限制进口，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对内通过减税、优惠政策、补贴等措施增强这些利益 并通过封锁、惩罚、战争等手段使之在全世界强制生效；
3. 国家不应该限制经济的自由发展；
4. 不动产、自然资源和生工具属于私有财产；
5. 实行等级制的经济结构，一切决定权集中于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
6. 生产方式、数量，以及所生产的商品的分配都通过供求来自自动调节（市场经济）；
7. 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自动地得到协调；
8. 通过自由竞争，每种产品的价格将达到“天然水平”，从长期看，它相当于产品的平均价值；
9. 人的劳动是可以买卖的，同任何其他物品一样，它的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
10. 获取利润的个人欲望是经济决定性的最终动力。

市场经济的这些理论与现实不符(6、7、8) 或者这些理论只是描绘了一种状态，如果不改变这一状态，全球经济就不能达到其向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人提供生存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的目标（1、2、3、4、5、9、10）。

伏尔泰描述民族经济原则的本质时，把上述十个句子压缩成为一句：“一国之赢当然只能立于他国之失之上。”而在本世纪 帕累托^①这样说：“无他人之情势恶化，决不会有一人之境遇的改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意大利政治学家、社会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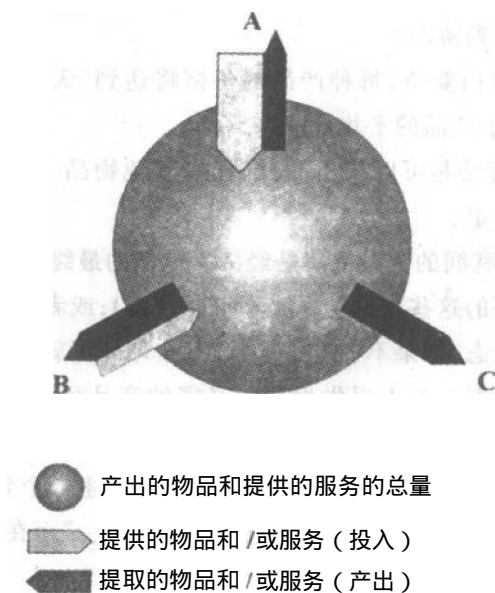
善”。但是，在全球经济中，一国或一人是无权以牺牲他国或他人方式牟利的。

但是，在这一具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存在一种有别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吗？有没有一个可以替代民族经济的选择呢？

如果我们从构筑经济基础的全部原则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及其历史，我们将只能找到两种类型的经济：等值经济和非等值经济。在前一经济体制下，从有经济史起，人类生活了八十万年，后者约于六千年前开始把经济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并使所有的人服从这一制度（有关两种经济类型的比较，详见后文）。

从以下两个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经济类型具有原则上的不相容性：

非 等 值 经 济



○ 产出的物品和提供的服务的总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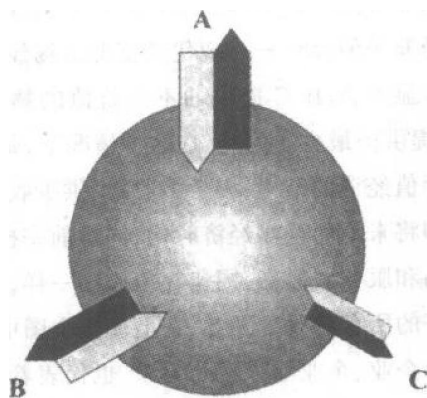
➡ 提供的物品和 / 或服务 (投入)

➡ 提取的物品和 / 或服务 (产出)

图中 A、B、C 指示每种情况的特性及其与整体的经济关系。

相对于全球经济整体来说,个人是个体;相对于每个小整体(他的企业、他的政治经济等)来说,个人也是个体。同世界经济整体相比,一国人民、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个体。

等 值 经 济



● 产出的物品和提供的服务的总量

➡ 提供的物品和 / 或服务 (投入)

➡ 提取的物品和 / 或服务 (产出)

○ 产出的物品和提供的服务的总量

➡ 提供的物品和 / 或服务 (投入)

➡ 提取的物品和 / 或服务 (产出)

图中 A、B、C 指示每种情况的特性及其与整体的经济关系。

相对于全球经济来说，个人是个体；相对于整个世界经济，一个国家及其人民也是个体。

在上面的两个图中，大圆代表世界所有人产出的物品和提供的服务的总量。另一方面，是按类型区分的物品和服务的三种提供者（同时又是三种不同类型的接受者），图中分别以 A、B、C 表示。灰色箭头表示一个人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价值，黑色箭头表示同一人换得的物品和服务。

图一显示非等值经济的情况：A 收少于供，B 收大于供，C 只收不供。这是非等值经济——现代经济即市场经济的结构。

图二同样显示 A、B、C 提供的不同价值的物品和服务。A 提供得最多，C 提供得最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方都是供、收相当。这是等值经济的结构：多供多收，少供少收。

在我们即将来临的全球经济时代，同目前一样，个人并不直接面对全部物品和服务。但是，同非等值原则一样，等值原则在原则上涵盖着经济的所有阶段。因此，在上述两个图中，所有的箭头既代表着个人与企业、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也代表着每个国家与全球经济总体的关系。在所有阶段中，投入与产出的总体对等是等值经济的特征，而非对等是非等值经济的特征。

如果说，如同经济原始方式那样的等值经济是取代非等值经济在我们看来，它已日暮途穷了的唯一选择，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这个不能完成经济的真正目标，即满足基本需求的非等值经济又怎么会在实际上出现的呢？那就让我们看看最初的经济理论吧。

亚里士多德是一系列科学理论如逻辑学的创始人，逻辑学通过具体的假设、推断和结论，把我们引向事物的本质。早在二千三

百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把科学分离为许多独立的学科，如经济学，并成为经济学的第一位理论家；他是理论家这个词汇的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家，他通过对现实聪明的观察，发现并描述现实的原理。他从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历史学的角度观察经济。

在亚里士多德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学”是被冠以“获取艺术”名称的科学，它的本质是创造家庭和国家的生存所必需的资料，即满足需求。

此外，亚里士多德描述了“获取艺术”的第二种类型。它与第一种类型相反，不是大自然的本意，而是被人为地添加上去的。第二种类型的“获取艺术”不属于经济范畴，而是代表了一种自身现象——金钱术（即致富术）。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金钱术与经济相关，许多人就以为两者是同质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希腊和小亚细亚，亚里士多德还得以了解了农村公社。那里，大部分或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由生产者在等值的基础上直接交换的。他就此说，这种交换既不违背自然，也不是取得钱财的方式，因为它只是保持天然独立的辅助手段。以后，亚里士多德又描述了自从出现货币（第一批硬币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三百年在小亚细亚铸造的）以后，如何开创了“获取艺术”的第二种类型——商业。它已经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只是为了赚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致富术（金钱术）是人类才干的反自然使用，是对经济学的倒退。

然后，亚里士多德指出了金钱术的贪得无厌：在经济学中，满足基本需求是有天然界限的，而金钱术却企图无限增加其钱财。这位哲学家说，金钱术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因为它不是天然的，而仅仅图谋剥削。与其相伴的是必然受到憎恨的高利贷职业，因为它是以钱生钱，而不是售物换钱。后者是为了方便交换，而利息却使钱财因钱本身而不断翻番。因此，这种获取方式是最最违背

自然法则的。最后，他驳斥利己主义，认为利己主义使金钱术普遍地达到顶峰：人人都爱自己，这是天性。另一方面，利己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因为利己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固有的欲望，而是一种超出应有范围的索取。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经济并不是自主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自身独有的规律。当然，人是组成团体的一个实体，他不能天然地实现自我，这种自我只能在国家中实现。这样，亚里士多德的经济理论始终是建立在国家和人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因此，对他来说，政治学是最重要的、高于任何其他科学的科学；同战争战略学或修辞学一样，经济学从属于政治学。为此，亚里士多德并不专门研究经济学，经济学只是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著作的组成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汇集、梳理和融合了自毕达哥拉斯^①以来所有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因此，他的经济理论是那个时代的哲学—政治学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学有关著作的概述。他的基本理论也包含了他的老师柏拉图^②和苏格拉底^③的认识和观点。如同揭示了对财富的贪得无厌是战争的根源一样，柏拉图描述了人对食品、住房和衣着的需求，以及对“有益于健康的城市”的追求。他把“有益于健康的城市”与“放纵的城市”作了比较，认为后者超越了必需的范围，那里对盈利的追求把人们引向富足和奢华，足以提供人们生活必需品的土地和农田变得太小了。于是，我们必得掠夺邻居的土地，邻居们也掠夺我们的土地，从此我们就进入了战争状态。柏拉图得出结论说，从金钱主宰经济中我们找到了战争的根源。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一般居民，战争的存在都是产生悲剧的原因。从优先原则出发，柏拉图从贪得无厌的现象中引出了自己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约公元前 580—约前 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认为数为万物之本源。

② 柏拉图（Plato 约公元前 428—前 348/347），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

③ 苏格拉底（Socrates 约公元前 470—前 399），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中的第一位。

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应该为所有人的生活服务，而不应当成为国家或个人的工具。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发表了断然的见解：节制是最大的美德。这就需要抛弃放纵。由于追求财富，放纵已经渗入经济。所有这些认识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的经济理论。以下是这一经济理论最主要的特征：

1. 作为团体的一个成员，人具有在国家及其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天性；

2. 在国家面前，经济并不具有可以自行其是的功能，而只有服务的功能；

3. 经济的功能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

4. 同人类的基本需求一样，追求经济收益也有其天然限度；

5. 经济中，产品交换是产品生产的必要补充，人们以此方式无盈利地（对等地）交换同等价值的产品；

6. 除了经济以外，还存在着建立在商业和（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金融借贷基础之上的金钱术。金钱术扭曲了经济的自然发展，因而阻碍它实现其功能；

7. 金钱术的盈利欲望是无止境的。它的贪得无厌违背自然法则并伤害生命本身；

8. 金钱术最终导致商业、偷盗和战争；

9. 匮乏和丰裕、贫困和富足是共生并存的；

10. 生命在于活动。只有本意的活动才能带来满足，只为获得金钱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

当亚里士多德把这些原则写下来时，雅典已经达到高度的技术和文明水平，经济已完全由金钱术主宰。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实行了一条与之相适应的帝国霸权方针。这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当亚历山大登基时亚里士多德就离开了他。亚里士多德这样做了，尽管他知道，从两千年前第一个走完城邦道

路的萨尔贡二世^①的亚述王国^②起，同它以前的所有王国一样，其经济是建立在剥夺、纳贡和赋税的基础上的。这种以金钱术为基础的掠夺也是罗马帝国的特征。在亚里士多德时期，罗马帝国成为最大的统一帝国。在当时的罗马，经济仍然是服务于国家的工具。

罗马帝国衰败以后，在穆斯林的北非、近东和在基督教的欧洲，亚里士多德经济理论的某些特征被保留了下来。阿尔韦托·马格诺 (Alberto Magno) 和托马斯·德·阿基诺 (Tomas de Aquino) 企图在经院哲学中以基督教教义复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为托钵僧，他们发誓要过清贫的生活，接受亚里士多德经济理论的基本伦理原则。对他们来说，经济的目的也是谋求公众的福利，只想无限积累财富的人不以它的真正价值看待经济的本质。与此同时，对托马斯·德·阿基诺来说，并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无条件地谴责金钱术。他有限度地拒绝金钱术，条件是，只要把利润用于慈善目的，就可以认为商业行为是合理的。对于收取利息，托马斯·德·阿基诺也不一概而论。但是，他的分寸是无条件的。对他来说，分寸的含义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节制”是一样的。这样，托马斯·德·阿基诺理论中的经济部分已经影响了利奥八世大主教和保罗二世的国家和宗教理论中的经济部分，把它们分别（于 1891 年和 1981 年）列入了他们关于人类工作的通谕之中。在公众利益面前，经济学家们如同亚里士多德一样特别地接受经济的伦理责任以后，也得到了好处。同样，到科尔伯特 (Colbert) 为止，国家绝对优先的理论也被保存了下来。科尔伯特在兰斯教会学校通过托马斯·德·阿基诺的理论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在他的重商主义理论中，科尔伯特把经济归为绝对从属于国家当局（对他来说，国家就是绝

萨尔贡二世 (Sargon II, ? 一公元前 705)，亚述王国的统治者。

亚述王国，公元前 2000 年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今伊拉克北部）的王国。

对权威)的东西。对外,特别是对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被他演化为通过不对等贸易获得单方面收益的渠道。

法国医生魁奈^①从62岁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起,就想完成一件重要而陌生的工作。如果经济理论从一开始就始终认为,经济是服从国家的命令,由政治的、伦理的和法律的观念所操纵的生活的附属部分的话,魁奈却把经济描述为仅仅应当服从其自身规律的独立现象。他把生产和消费描述为自我封闭的圈子。

如同英国自然崇拜者哈维^②在1618年发现血液循环,对人类学和医学作出革命性贡献一样,魁奈企图通过对经济流程的描述,把经济学变作一门自主的科学。米拉波^③把魁奈的《魁奈经济画图》称之为“自书法,货币之后人类史上的第三大发现”而魁奈的学生则把他的著作与《圣经》相提并论。他为什么能得到这样的赞誉?魁奈在科学推理的基础上感知经济,并把它描述为一个具有自身规律、在其自然过程中不受干扰的实体。经济学也已经不必受道德、法律、社会或宗教规则的约束。因此,经济学家们把魁奈看作是一切从属学科的解放者,当然也就是作为自主科学的民族经济学的奠基人。在魁奈的经济圈子里——它不是价值的圈子,而是价格的圈子,除了再生产中消耗掉的储备以外,还留有盈余即“净产值”。这个净产值仅仅属于不动产的所有者,而留给农业劳动者和工匠的只有零。这就是说,魁奈的“经济画图”展示的是非等值经济的流程。这样,对他来说,随着经济自主而来的经济自由是与他那个时代的封建专制制度兼容的,而他是封建专制制

① 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之一、重农学派的创始人。

② 哈维(Willian Harvey, 1578—1657) 英国医师、生理学家、实验生理学创始人之

。

米拉波(Victor Riqueti Mirabeau, 1715—1789),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先驱者。